

知识、方法和能力

——历史学科学科学生科研方法与能力培养点滴心得

刁培俊

摘要:介绍了作者在中国历史学科领域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,推行的缩写名家名作和倡导“精读一本书”的教学指导模式。这种教学指导模式不但能教给学生知识,更能教给学生方法,提高其科研能力。与此同时,也借此激发了学生的学术兴趣,培养了其科研精神。

关键词:缩写;精读一本书;历史学科;科研方法;能力培养;教学经验

作者简介:刁培俊,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,厦门 361005。

古人云:授人以鱼,不如授人以渔。中国的大学教育,大多情况下,教师多强调传授学生各学科的专业知识,但很少教给、教会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和科研的能力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埃德加·福尔先生曾预言:“未来的文盲,不再是不识字的人,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。”^[1]如此说来,在 21 世纪的今天,教师们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,培养科研的能力,比让学生学习学科知识更为重要。在大多数高校教师重科研、轻教学的倾向下^[2],积极探索两者良性互动的关系,很有必要。

中国历史学科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科,一直以来特别强调研究生“三基”——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^[3]。这一传统的教育模式,是培养科研精英的有效方式。但是,20 世纪末至今,受高校扩招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影响,中国的教育模式整体发生了转变,大学普及型通识教育得到广泛推行——大学本科阶段基础课(如中国古代史、中国近代史等)的教学时间从此前的两年缩短为一年;硕士研究生培养也越来越成为科研工作普及教育的一个阶段,逐渐脱离了此前精英科研人员培养的要求。曾几何时,甚至还曾将长期以来推行的三年制培养模式,改变为二年制。这种短平快的教育模式和要求,迫使原有的教育理念发生转变。而如何将新的

教育模式运用到实际教学活动之中去,在有限的时间内全面提升教学质量,培养适应当前社会需要的人才,则成为近年来许多高校研究生导师苦苦摸索的一项工作,以至于有教授高声呼吁“导师,你应该教给学生什么?”^[4]换言之,新的人才培养模式,既要适应新教育体制的要求,又要着眼于社会的实际需要,还要严格要求,促使本科生在短短一年中掌握某一基础课专业知识;研究生的培养则须在三年之内,不但激发其学术兴趣,培养其科研精神,还要全面提高素质,从知识、方法和能力等三个方面,给学生更好的引导和教育。此前,有不少高校教师倡导了许多可行性方案,比如云南大学林文勋教授就曾倡导实行“导读式”、“研讨式”课程教学,颇有成效^[5]。在过去的几年中,我个人的经验是,至少在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科内,采取缩写名家名作和积极倡导“精读一本书”的教育模式,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研究生的学术兴趣,培养其科研精神,还能够全面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。

一、缩写名家名作与知识、方法和能力的培养

扩大学生的阅读量,教会学生读书,使其学会学习,从被动阅读变为主动阅读,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。在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,就中国古代史领

域而言,给定学生名家名作,督促学生按照一定要求缩写,既可以教给他们知识,又可以教给他们学习方法,还可以提升其科研兴趣和科研能力。

汲取学科知识,是大学和研究生学习阶段学生的基本任务之一。而名家名作,一般都饱含了学术名家辛勤耕耘的汗水,是其智慧的结晶,可以提供更丰富的知识,其中也大都蕴含和凝结着名家的治学方法。给学生指定名家名作,需要教师对本学科领域内名家名作有精到把握。这些名家名作的选择,又要结合实际情况,适应大学阶段和研究生阶段教学需要。四年来的教学经验表明:学生通过缩写作业,一般都能很好地掌握名家名作的知识内涵,借此把一些学科知识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学习,确是促使学生掌握学科知识的一个好方法。譬如,在讲授到“唐宋变革论”这一国际性学术议题的时候,我指定的名家名作包括: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《概括的唐宋时代观》,宫崎市定的《东洋的近世》,美国学者 Robert M. Hartwell(郝若贝)的 *Demographic, Political,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, 750-1550*, Robert P. Hymes(韩明士)的 *Statesmen and Gentlemen: the Elite of FU-Chen, Chiang-His,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*, James T. C. Liu(刘子健)的 *China Turning Inward: Intellectual-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*(《中国转向内在》)和 James T. C. Liu(刘子健)与 Peter J. Golas 合编的 *Change in Sung China: Innovation or Renovation*, Peter K. Bol(包弼德)的“*This Culture of Ours*”: *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'ang and Sung China*, Valerie Hansen(韩森)的 *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, 1127-1276*; Smith Paul J. 与 Richard Von Glahn 的 *The Song-Yuan-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*; 中国学者张广达的《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》、李华瑞主编《“唐宋变革论”的由来与发展》等诸多篇论著,布置给学生阅读。此外,我一般布置学生缩写刘祥光《婢妾、女鬼和宋代士人的焦虑》和柳立言《何谓“唐宋变革”》?》等文(另外,我还把王曾瑜、梁庚尧、萧启庆、黄宽重、邓小南、包伟民、刘浦江等名家的力作,作为学生缩写的作业)。之所以布置这两篇论文缩写,是因为前

一篇文章在科举士人和女子的关系领域,极为清晰地阐明了唐宋之间的变化,富有故事性,学生们有阅读的兴趣,更能促进其掌握唐宋变革这一学术论题的历史实况;后一篇文章,从学理上厘清了近年来学界含混不清的学术概念,阐明了“唐宋变革论”的真正内涵。这两篇论文,均为宋史学界一流学者的名作,展现出作者的学术魅力,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。两篇力作均文字清晰,逻辑严密,论题集中,论证精详,聚焦了当今学界最前沿的学术问题。我要求学生每一篇论文各缩写两次,第一次缩写至 3000~2500 字,第二次缩写至 1000 字左右。具体要求是:①全文用手写,不要打印稿。②不要原文照抄,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,用自己的话把原文的意思表述出来。③缩写过程中,注意原作者的中心议题,缩写时不能偏离。④要注意锻造句子,尽量用短句,不要长句子,表述要清晰,关键点一个也不能少。⑤注意作者的逻辑安排,缩写过程中要认真体悟其中的逻辑关系,尤其是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安排,认真体悟作者究竟为什么这样安排。⑥要紧扣中心议题,每一个段落的第一句话或最后一句话,都应该是这一段落的中心,这一个段落内的每一句话,都要紧密围绕这个中心组织文字;每一个小节内的所有的段落,都要紧密围绕这个小节的中心议题,而不能有任何的偏离;整篇文章中的所有小节的中心话题,更要紧密围绕在全文的中心议题之下安排文字。⑦缩写过程中,每一句话之中尽量不要出现同一个词汇,即便是“的、地、得”,也要尽量控制在最少,以保证句子的精炼。

在这一要求下,从 2007 级硕士研究生和 2008 级本科生到 2011 级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,我一直坚持这一做法。并且,每一个学生完成的每一篇缩写,我都亲笔修改。发现问题(譬如每一个小节和段落是否紧紧围绕主题、逻辑关系是否紧密确当、句子是否还需推敲斟酌、错别字等),一一当面讲解。其中比较认真而好学的学生,改写了三四次,缩写稿达到了很精致的境地。就这样,把学术前沿的论著(名家名作)通过缩写工作融入到课堂讲授之中,促使学生从被动阅读到主动阅读,不但使学生增加了知识,还锻

炼了他们写作的方法和能力,培养了他们严谨、认真的学习态度,提升了学生的科研兴趣。通过这一教学过程,有不少学生从中掌握了提炼学术议题的能力,增强了写作能力,初步掌握了写论文的方法。譬如2010届本科毕业生苏显华,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,很认真地对待缩写作业,从中掌握了要点。她的大学毕业论文,在我的指导下,前后修改十数次,定稿后,不但被评为本系的优秀毕业论文,而且还获得了教育部学生司、南开大学主办的全国第七届“史学新秀奖”的一等奖(全国只有3人),被推荐免试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。她的研究生导师明确表示对这个学生很满意。2008级硕士研究生杨辉建和仝相卿,在经过这样的训练后,他们写作的小论文,除了主要议题仍需要指导外,文字不用作太多的修改,甚至他们自己就能体悟到学科的主要议题。杨辉建还和我联合署名在《北京大学学报》发表论文。

二、“精读一本书”与学科知识点的掌握,科研能力的培养

按照厦门大学研究生院的规定,硕士研究生阶段一定要修够足够多的学分,才能毕业。所以,目前研究生第一学年内,至少要修15~20门的课程(几乎每一门课程都会不切实际地要求学生写论文才能拿到成绩),甚至第二学年内还要修课,才能修够规定的学分。这对于研究生扩大知识面,不受限于导师一人的学术视野有一定意义,但是研究生学习专业知识的时间也就因此受到了一定的限制(研究生第一学年甚至第二学年要修课获取学分,最后半年或找工作或考博士,三年内,看书、写论文的时间实际只有一年半左右)。就中国古代史宋史方向而言,2000年以前,研究生培养采用的是精英教育模式,导师希望研究生通过三年的学习,除理论水平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外,“业务知识面要有一定的广度,宋史学习要有一定深度,文字表达既要流畅又要逻辑严密。……使研究生写出具有新意、质量较高、达到硕士或博士水平的论文,同时毕业后能担任高校历史系的通史下半段(隋唐宋元明清部分),或外系中国通史以及历史系专业课程宋史这门课,并通过三

五年的锻炼,成为比较优秀的高校教师和专门研究人才。”^[3]在上述教育模式下,我读研究生阶段,漆侠先生给定的学术训练是:指定阅读文献资料,其中就包括将《宋史》和《文献通考》诸志作为基本材料书,互相比勘细读。因为这样既能增进知识,又能发现歧异,培养校勘能力。此外,通过浏览和细读相结合的方法阅读文献。也就是说,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阶段,我们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。而现在研究生培养目标改变了,社会需求也发生了变化。为了适应这一变化,我改变了我的导师当初原有的教育方法,开始实行“精读一本书”的教学计划(在南开大学求学时,冯尔康先生数次提到“精读一本书”的做法对于培养学生的益处——并说,这是南开的史学祖师郑天挺的教学之道。我的导师李治安先生也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,督促并和我们一起逐字逐句地精读《元史》。著名学者、宋史名家王曾瑜先生在《我和宋辽金史研究》一文中则有更具体的要求和治学经验),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。

我对自己的研究生提出要求:三年期间,尤其是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内,一定要坚持“精读一本书”——既要精读一部基本的文献资料书,又要精读至少一本名家名作或青年才俊的最新论著。对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跟我做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学生,也大多提出这样的要求。

精读一部基本文献,我给定的是《宋史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和《宋会要辑稿》。今后有志于宋史研究,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,必须精读其中的一部书。并且,我还和研究生们一起,逐字逐句地每年一次阅读《宋史》《文献通考》职官和食货部分、《挥麈录·馀话》;即便他们今后不可能从事宋史领域的研究工作,也要在我指定的其他基本文献中,精读一部。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之后,有越来越多的外专业学生考入历史系。这些同学之中,除了极少数兴趣很浓,知识积累很丰富之外,大多数对专业知识知之甚少。将这类学生引导入科学研究的领域,无疑是导师面对的一道难题。导师的教学方法也要随之而改变,才能更好地培养这类学生。而我们真正要更多面对的,还是那

些对专业兴趣很浓,有志于从事专业研究的学生。精读一部书,那就是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书”,换言之,对这部书之中的任何一个字,都要认真解读;任何一个名物制度,都要检索其他工具书。我效法台湾宋史读书班“读来不独往”的做法,严格要求,定期检查,效果不错。精读一部基本资料书,可以培养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、校勘能力和资料搜索的能力,又可以对两宋或北宋、南宋一个时代内的基本历史内容有较全面的了解。2008级研究生全相卿在阅读《宋史》的过程中,发现了一个问题,进而在我的指导下,写出了一篇5000多字的读书札记,解决了一个学界长久以来忽视的学术问题,通过了匿名专家的审查,发表在《宋史研究论丛》上。

精读一部名家论著,可以认真体味学者的学术探求精神,学习前辈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提出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,进而培养“问题意识”。这一做法,我在所有选课同学之中采用。我要求研究生们认真精读的论著,是经过我挑选过的,一般都是本学科和本专业的优秀著作,是值得认真读的书。名家名作当然要读,青年才俊们的新作,也饱含着年轻一辈学者的追求,也值得去学习。我一般要求研究生读书后撰写读书报告,努力发掘每本书中值得学习的优点——议题的提炼、锻造、提升的过程,文字编排和润饰的过程,议题论证和结论的对应性等,都需要认真体悟。对该论著所涉及的文献,也要求按作者之版本和最佳版本各作一次核对,从而培养学生掌握校勘学、版本目录学等史料学的常识和方法。我对每一篇阅读报告,都要作出批改,发现优点,热情鼓励;出现缺点,督促改正。一个学生写出的读书报告,他所阅读的书,我要求其他的学生也去阅读,但要求浏览即可,不必精读。然后,定期召开研讨会,我和他们一起面对一篇读书报告,一起修改(一般主要分析读书报告之中,每一个小节和段落是否紧紧围绕主题、论证过程中逻辑关系是否紧密、句子是否还需推敲斟酌、是否有错别字等)。不同角度的阅读,不同知识积累的学术观察,往往迸发出新的见解。我们及时吸纳这些见解,反复修改(修改次数最多的一篇,前后一年半中修改了至少17次;历时最长的一

篇,是邓小南教授的名著《祖宗之法》一书,前后竟达五年多,修改十数次,参与读书和讨论的研究生多达30多人),且要求学生一定要大声朗读,以发现语句表达不畅和逻辑错乱之处。四年多来,我和我的研究生们一起精读了大量的学术论著,也写出了很多的读书报告,其中不少学生的读书报告已经发表如刘佳佳(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、《史林》、《中国史研究》)、杨辉建(《北京大学学报》、《宋史研究论丛》、《宋史研究通讯》)、全相卿(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、《厦大史学》、《宋史研究论丛》)、刘栋(《妇女研究论丛》、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)、林明华(《人文国际》)等。当然,不曾发表的练笔之作,还有许多。

通过名家名作缩写和“精读一部书”的训练,学生练习和掌握了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,从中学到了知识,获取了学习方法,培养了兴趣,提高了科研能力。对我而言,在这一过程中,更加体悟到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不易,故多慨叹学业有限,诚所谓佛家悟道所云“自照一身犹未光者,何暇推余波及他人乎?”由此,我也更感受到了一起商讨问题的快乐。四年多来,虽然为学生的能力培养而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(每年本科生50~60人、研究生选课者每学期10~15人。每一份缩写和读书报告都要修改,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可想而知的),尽管耽误了自己的科研进度,但我依然乐此不疲,那是因为——教学相长,乐也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埃德加·福尔. 学会生存——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[M]. 北京:教育科学出版社,1996.
- [2] 林文勋. 高校教师应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?[G]//学科建设与教学改革初探. 昆明:云南大学出版社,2010.
- [3] 漆侠.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治史、执教、育人[J]. 高等教育学报,1990(4).
- [4] 林文勋. 导师,你应该教给学生什么?[J].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,2005(3).
- [5] 林文勋. 关于“导读式”“研讨式”课程教学的认识[J]. 历史教学,2007(7).
- [6] 王曾瑜. 我和辽宋金史研究[G]//学林春秋. 北京:朝华出版社,1999.

(责任编辑 刘俊起)